■青春岁月

“出走”的手艺人

□李晓 文/图

在这个“飞奔”的时代，城市里的一些传统老手艺人的背影已渐行渐远。我有时真想拉住他们的衣襟，挽留中带着不舍的语气说上一声，慢些走啊……

如果我没有来到城市，兴许也是靠手艺养活一辈子。

那是1987年8月，我从县城中学毕业，上大学读医学院的梦，在轰隆隆的雷声里破碎了。那一年，我18岁了。

沉沉的闷雷声，从山梁上望天，风把沉重的黑云缓缓推动着。山梁上，响起一阵吹羊角的“呜呜呜”声，那是罗老大正兜售着他的生意，罗老大就是罗永贵，乡里很著名的一个劁猪匠。精瘦的罗老大挎一个帆布包包，上面是大红的字：“为人民服务”。

“娃，我看，你得去学门手艺，天旱，也饿不死手艺人！”爸抬起头，目光里几乎是命令。

“学啥，爸？”我迷糊着问。“学啥，还有啥可学的，跟罗老大就学劁猪呗，你考不上医学院，把劁猪手艺学好了，也是相当于给牲口们做手术，跟医学院出来其实差不了多少。”爸站起身，他背着手，望着天，在院坝上兜着圈开导我说。

我堂伯从乡里铁匠铺回来，他给我打了一把锄头、一把镰刀、一把砍刀。堂伯风一般飘到了我家门前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侄儿啊，中国有好几亿农民，我看靠种地，也还是能活命！”

我爸有些烦躁地推开堂伯说：“大哥，你就别说这些了，俗话说得好，良田万亩不如薄技在身，我跟罗老大已说好了，跟他去学劁猪。”

罗老大“呜呜呜”吹着羊角来到我家。我妈说：“娃啊，你还不赶快给师父跪下。”我半跪下去，怯生生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罗老大扶起我，把我的眼皮抬起一看：“娃娃，你眼里有一股杀气，我看适合学这个手艺。”

还有更好的路么？我只有从命。我跟罗老大“呜呜呜”吹着羊角上路了。他一顶破帽遮颜，还真像一个古代的侠客模样。罗老大有一个小本子，上面登记着全乡公猪母猪的养殖数据，他说，这些数据都是从乡里兽医站那里抄来的。

来到一户农家，主人端了一碗柴火灶里煮的荷包蛋出来，上面还浮着一层稻草灰。主人见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人，有些尴尬，罗老大介绍说：“这是我徒弟，我们师徒一起吃。”

猪圈里，一头公猪似乎嗅出了啥不妙的气味，朝圈门不安地拱动着。罗老大对主人说：“开始吧。”他走在最前面，示意我一起去把猪拖过来。

三人合力把那头嚎叫的猪一起按住，我腿打着颤，罗老大取下嘴里含住的锋利小刀，手起刀落间，一团血糊糊的东西扔到了盆子里，那是猪卵。我爸说过，我小时候缺奶水，就是靠罗老大把一袋一袋的猪卵拿来给我妈催奶。我妈说，吃那些东西，都吃得作呕了。爸说：“你同罗老大的缘分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”

那天，我看到那头垂头丧气的猪怏怏着回到圈里，我本能地蹲下了身，感觉刚才是自己被阉割了似的。

我确实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，不到一个月，就把罗老大的手艺几乎全学会了。罗老大乐呵呵地对我说：“我可以放心退休了，你是我的关门弟子。”

两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给爸鞠躬请求：“爸，让我去复读吧，我不是当劁猪匠的料儿！”我妈带着哭腔，配合着我一起求爸，让娃娃再去复读一年吧。“去吧去吧。”爸挥挥手。

秋深了，山路上已有了霜，我背着书包，返回县城中学去复读高三。

“徒弟，徒弟！”一个声音高喊着我，是罗老大，他喘着粗气赶来，送我一样东西，一只吹口哨的羊角。他望着我说：“徒弟，我早就明白，你不是当劁猪匠的命，我们师徒两个月，送你做个纪念吧。到了学校一定要好好读书，考出去！”

我收下羊角，罗老大一把搂住了我……

■家庭相册

父母爱情

□翟立华 文/图

少女时期的母亲，把自己的爱情描绘了无数的蓝本，浪漫的、奢华的、大气的、引人注目的。但是她万万没想到，父亲却是这般的木讷、不解风情。结婚那天，母亲感觉被自己的婚姻伤害了，她觉得爱情还没来就已经远去。

母亲年轻的时候漂亮、聪明，两根乌黑溜光的大麻花辫子一直垂到腰上，走起路来风摆杨柳。她在村里的俱乐部唱样板戏，什么铁梅、阿庆嫂、喜儿，演谁像谁，那也是响当当的“角儿”。尤其是演《白毛女》中的喜儿，母亲那头飘逸的白发在迎风凌乱，悲苦的模样让台下观众不住地抹眼泪儿，简直把人都演活了。

母亲嘴里我那个“一棒子打不出个响屁”的父亲，在看了母亲演的戏后，执意地要他父亲、我的爷爷托媒人去我姥姥家提亲。这门亲事母亲自然是不愿意，她对这个“傻不拉叽的小子”早有耳闻，怎奈是，姥姥村的支书是父亲的姨表哥，他先给我姥爷安排到生产队的磨坊里磨面，又让我舅舅去公社学开拖拉机，这可是人人羡慕的“肥”差事，母亲再不应下，我姥姥都不答应。就这样，在父亲的暗箱操作、软磨硬泡中，我母亲“下嫁”了。

婚后，母亲三天回门就住到姥姥家再也不和父亲回去了。父亲就每天后半晌干完大队的活就去姥姥家等着，一连等到十天头儿上，母亲还没有回家的意思。这天，父亲看姥姥和母亲都吃了晚饭了，就悄悄扯了扯母亲的袖子，母亲一甩手把父亲甩开了，父亲也急眼了，他忽然拉开架势唱了起来：“贫下中农颗颗心把咱盼望，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。早上不去等晌午，晌午不去等后晌。天天盼、夜夜想，等你盼你想你念你，谁知道你的心比那冰棍还凉。”父亲这一出豫剧《朝阳沟》把母亲给唱蒙了，姥姥姥爷也面面相觑，转而一家人大笑起来。在他们的撺掇下，母亲当晚就乖乖地和父亲这个贫下中农回了家。说起这些，母亲眼里还含着笑：“可叫你爹把我吓着了，我心说，这小子也不傻啊！”

母亲并没有和父亲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，父亲依旧是沉默寡言，母亲对他的木讷很是无奈。母亲的好身材在妹妹出生后就走样了，她因此苦恼不已。那段时间母亲拼命减肥，父亲不干了，他逼着母亲吃饭，说不吃饭妹妹没有奶水吃。母亲被逼急了就和父亲吵架，继而开始节食。父亲可吓坏了，他捧着碗说：“再吃点儿，再吃点儿，我闺女还要吃奶呢！”母亲把脸转过去不理他。父亲把碗“啪”一下拍在桌子上，他指着母亲唱道：“这老刁，你耍的什么鬼花样？”母亲吓一跳，父亲瓮声瓮气地念白道：“饿瘦了再找个比我好的么？想都不要想，哇呀呀呀……”母亲没憋住，破涕为笑，乖乖把饭吃了，那身材一直胖到今天也没有减下去。

这些都是母亲讲给我听的，我从没见过父亲唱戏的样子。只是每每村里唱大戏他都会陪着母亲一块儿去看，回家后会不屑地表示没有一个扮相和唱腔能比得上母亲的。

■工友情怀

外冷内热的刘班长

□赵闻迪 文/图

几个月前，我们部门综合班的马班长退休了，部门领导经过商量，调来检修队的刘师傅当综合班的班长。消息一公布，同事们议论纷纷。许大姐说：“这个刘班长以前跟我共事过，一天到晚绷着一张脸，面色沉重，从未见他笑过。不太好相处呢。”李师傅说：“他跟我坐同一辆班车，很少见他跟别人说话。不过，他倒是常常提醒司机师傅‘开慢点’、‘别跟出租车抢’之类的，真是多此一举。”小王说：“我听检修队的人说，他们都怕跟他搭档干活。他干活特刻板、挑剔，一点点不满意就要返工。他到综合班当班长，一定更严格古板、更不近人情，这下综合班的人可有罪受喽！”

没过多久，刘班长走马上任了。他中等个头儿，皮肤黑黄，一张方方正正的国字脸，剃成板寸的头发更显得脸方，两道浓眉下架着一副眼镜，看人时目光专注，果然举止严肃、不苟言笑。

前任马班长退休前，综合班的休息室进行维修。有的值夜班的班员便以设施不齐全、噪音大为借口，半夜偷偷“溜号”回家，劳动纪律有些松散。刘班长上任后，先不提劳动纪律的事，而是督促装修公司加紧维修进度，并亲自“监工”把关。等休息室装修完成、清洁通风后，他把班员召集起来开会，重申劳动纪律的重要性，征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，制定了奖惩考核制度，语气严厉地说：“从今天起，谁要是再脱岗、睡觉、溜号，我就按照制度执行、绝不通融！”说到做到，他隔三差五就半夜进厂查岗，被“逮到”的人，被通报批评、严厉处罚。一时间综合班叫苦连天，但劳动纪律明显好转。

一个月后，部门为综合班配了一台微波炉。大家都在奇怪怎么回事时，部门经理解释道：“刘班长夜间查岗，发现值班员饿了只能啃冷干粮，便打报告申请配一台微波炉，这样夜里值班的人就能煮点热饭热汤吃了。”打那起，综合班抱怨刘班长的人渐渐少了。

一个阴雨天，我们化验室申请的做实验用的十袋沙子到货了。因为送货司机弄错了地方，把货送到另一个化验室就走了。这下可把我们班长急坏了。我提议：“跟刘班长借一辆三轮车。”班长犹豫了一下：“刘班长那个人看上去不好讲话，况且他常到现场，自己也要用三轮车，未必肯借。”我一听也犹豫了，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去借一下试试。”没想到刘班长不但一口就答应了，而且得知我们班里没人会骑，马上说：“我去帮你们拉回来。”我不好意思：“你一天忙到晚，只有中午这点休息时间，怎么好麻烦你、耽误你休息呢？”“不要紧，工作重要。”话音未落他就拿上钥匙出了门。在他的帮助下，十袋沙子很快就运回来了。看着他被雨水淋湿的衣服和头发，我和班长一个劲儿道谢。他摆摆手说：“都是兄弟班组，有困难吱一声。”

今年入夏时，开报告单的打印机突然出了故障，我弄了半天也没弄好，急得满头大汗。正巧刘班长路过，停下来问清原因，马上跑到综合班拿来工具，半蹲着帮我修理打印机。天气热，他的工作服一会儿就汗湿了，额头也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。二十多分钟后，终于修好了，他直起身，松了口气，说：“赶紧给客户打单子吧。”我心里一阵感动，竟然忘了说一声“谢谢”。

俗话说：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”如今，谁提起刘班长都会夸道：“别看他整天冷着个脸，其实心肠热着呢！”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